

美術叢書

三集第三輯一冊

三集第三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軒林圖書社

辛亥孟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二集卷三肆

376591

和13.8.26

美術叢書三集第三輯目錄

四友齋書論

何良俊

四友齋畫論

何良俊

歙硯說

闕名

辨歙硯說

闕名

茗壺圖錄

日本奧立寶

論畫雜詩

金農

山靜居畫論

方薰

志雅堂雜鈔

周密

法華堂藏書

楓密

山體屋藏書

金鼎

春華閣

式微

樂府

金鼎

慈惠堂

開泰

四大部洲圖

開泰

因文齋書

開泰

美術叢書三集卷三序目錄

四友齋書論

華亭何良俊元朗著

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爲隸隸變而爲楷楷變而爲行草蓋至晉而書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爲奇寶矣故宋黃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爲不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宮訕笑之隨所至之處即扁寶晉齋蓋爲長睿也今唐人之蹟已自難得唯宋以下諸公世或有其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矣茲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卽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
蓋去皮肉而筋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
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
之意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爲玉筋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
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玉筋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爲過之
憲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玉筋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
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
是於二者之間別構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妙後亦無

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趣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爲比部尉後依劉表荊州平魏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着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隸書當以梁鵠爲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孔子廟碑皆是孔子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亦二絕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隸法是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維則諸人之筆拳局蠖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有吳叡孟思褚奐士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東爲最工至衡山先生遂迥出諸人之上矣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是一

種惡札也

正書祖鍾太傅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遒媚如黃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絕無繼者惟趙松雪文衡山小楷直迫右軍遂與之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玉經字如蠅頭共四千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遒媚真可與黃庭並觀余嘗呼爲墨皇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翫在南京因橐中空乏有人以重貲購云至今時在夢寐也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至其子王大令與右軍抗行所謂翩翩

欲度驛驅前也此外如庾征西王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
大率宗尙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
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號曰蕭齋見尙書故實書載約作蕭字贊
云抱素日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
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眞好也

宋時惟蔡忠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
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脉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爲上下五百年縱橫一
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
其神韻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此可爲

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力此卽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海則宗褚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規模顏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數米况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余謂升菴此論固當然秤薪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蹟棄之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升菴云虞永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模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

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宮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黃山谷專學顏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爲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山谷較之顏覺力稍不逮

袁袞云右軍用筆內擗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

大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尙少師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

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
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奇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
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本出
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
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
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
知矣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
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董中峯家永師千文爲第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永千文凡數本皆在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廉使家虞永興哀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跡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山谷云魯公寒食問行期爲病妻乞鹿脯從李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書前耳

王初寮履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犢奔貌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
押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
森疎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顚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
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
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美婦神采
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
才翁書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少時得此

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愛其鉤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則深咏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叅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敍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

也蓋其於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黃庭經書碑記
師李北海牋啟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惟篆啟爲尤妙蓋二王
之蹟見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蹟
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更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
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元人評書盡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氣鄧善之亦是晉法但欠熟
圓唯康里子山書從大令來旁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居師李北海閒學素師雖非

正脉然自有一種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兔泉聯句詩玉兔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出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爲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二通全學松雪極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筆

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
又以爲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藉甚受累朝
恩寵然大沈正書儼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
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庵祝
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自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
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
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但見其應酬草
書大幅遂以爲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枝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
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近來人又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爲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鈎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爲可寶其餘皆不足觀况近時各處翻刻大費楮墨可笑可笑

舊法帖中惟太清樓刻定爲至寶蓋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上

余獨愛宋搨唐人碑蓋李北海顏魯公諸碑皆親手書丹是黃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於刻者與墳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

塔銘但得三郎文蘇廻也五郎書蘇詵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黃仙鶴伏靈芝自假托耳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詠飛白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恠筌蹄未免凡近耳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爲未加銀錠所揚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卽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况紙墨又不甚舊此須以法

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種故古稱蘭亭爲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蘭亭禊飲敍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破邪論薛稷沓冥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顏魯公麻姑仙壇記

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

以下趙集賢以上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顏魯公二人覺仙壇記奇古道
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宮帖虞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
法師碑聖教序三龕像記虞有夫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見無錫秦
汝立家有一宋榻本書帶隸法褚帖中當爲第一

余最愛顏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得其數種如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
書丹李冰陽篆額世所稱三絕者是也茅山碑今亦燬於火余家所藏乃國
初時搨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興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
宋文貞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下最傳者蓋魯公書
妙在峻勁而此書太整齊失之板耳

蘇黃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
摩將軍碑有二本一李琇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
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
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畫論

華亭何良俊元朗著

余小時卽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解亦庶幾不失二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蓋欲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池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尙存十之六七正恐筋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之意

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畫之語與其一得之見著之於篇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卽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勝褕襍笄緝之類皆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爲之豈得盡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閻立本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獒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

董適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卣卮匜簠簋登豆上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與夫花紋款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禍者實由信任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爲口實可

笑可笑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卽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
刻曰結又以爲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
密得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
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
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子輪
扁斲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
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

於神品之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自然之目
則真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
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
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
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
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歷凡五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
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又曰舉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
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摹寫極力形容處處

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縫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贗知山頭要博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歧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者歟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縑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買書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

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策文云攀蜃輶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輶峨峨江總陳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綺而攀標齊謝眺敬王后哀策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余見車螯上所畫謂是漢之蹟且云其畫法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後見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

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後矣

楊升菴云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卽能動人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而兵士有着芒屬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夫芒屬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

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
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
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
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
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
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

盡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永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

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
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
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
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
微既死畫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
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
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
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
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
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軼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黃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割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某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寶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勻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未必能到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斷畫斷在宋則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熙有畫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黃長睿有東觀餘論李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逌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有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而近代則

有周草窓雲煙過眼錄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盡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檉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亡矣

嘗疑馬遠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蹟雖最有名者亦不滿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幀有十二三個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鈎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之下則知

遠蓋長於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董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尙書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卽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恥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

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蓋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馗圖是臨范長壽者上有詩題真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五馬圖臨李龍眠真妙絕精神完整且是大軸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遙於茂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真是其興之所寄有畫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兼得梅之標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軸皆有神韻非畫工所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耳况古之高人興到卽着筆塗染故只是單幅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

縱真未必佳而况未必眞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東坡居士其大樹枝榦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跡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粲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牛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尙書能領略之耳余雖不敏願彷彿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一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

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所謂蘭葉
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
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
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
樹石行筆甚遒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
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
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瓊比承命俾畫陳子經剗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
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剗源事蹟圖寫景物曲

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
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
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
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聾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
卽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
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
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
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
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
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
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日我姑試之即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
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
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
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
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
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
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此圖

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峯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讐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癡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

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闡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列聖宣廟憲廟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但能置之能品耳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鉄

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蠶頭鼠尾行筆有頓趺蓋用蘭葉描而
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
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
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倣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
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
林覺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

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喜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略無前所謂秀媚之態

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
輞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楊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兔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
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
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敎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
閒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
設色學趙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嚴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
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
高士以贈東橋先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
株一人趺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
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
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
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揩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
人如沈青門仕陳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
幅贈人可笑可笑

融補大司馬司馬

五昌別號之曰克

三

大學士清門尹卿率翰學正門一貫昭琛無祖福承丑意整恭然衣卦大

余重臨兩班人爭猶不甘卧學通達不苟諱曉音律音韻而平生嗜好

益文正西文研青玉生毛之風而山之善能風人善未嘗不謂其詩

鑿藻辭不妄觸而趨勢近五長皆不以實名出其筆南京文之蘇三才皆

善其詞賦而以之與諸君共之音更圓潤韻深妙出絕遠在吾

直指使司事之餘常以詩酒自娛人謂之醉翁

於一人楚雲其有以也來列坐於山腰子云愛其風流許氏出其美風

雅有傳矣其後子雲之子大娘子也號曰南史公

其子大娘子也號曰南史公

四友齋畫論終

四庫提要

歛硯說一卷辨歛石說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亦云皆不著姓名左圭百川學海列於唐積譜後卷末有跋稱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跋中稱景伯兄治歛旣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種云云案景伯爲洪邁兄洪适之子則此二書似出於适然與邁跋三種之說不合考适盤洲集有蘇易簡文房四譜跋稱說歛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以踵此編然則此二種蓋與唐積之譜共爲三種皆适所刻以附於文房譜之後者實非适所自撰也硯說兼紀採石之地琢石之法及其品質之高下歛石說則

專論其紋理星暈凡二十七種辨別頗爲詳悉唐詢北海公硯錄見於
郡齋讀書志者今其本久已失傳惟此書引有兩條及無名氏硯譜引
有一條猶可以考見什一云

宋品蓄李晉齊墨試以謂此譜然固非之
黃二德貢出岱巒然與麤丸二等之微不令海岳盡此兼育精良而文
思雄妙通齊京又取成鄭祐三詩云六安雲霧藏此雖只美玉之千眼
靈毫與我頭髮圓央刻舞游官雖知知中華景旨足古爐烟鬱九文
鼎歷外當無塵勞卷末亦難得勝與三十學十二日庚亥年魏頌尚書
不善辨人名丑則避就善告終致墨跡之奉云昔不善狀終玄生百川學
煙縣掘一卷輿煙研一卷

歙硯說

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庭邽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別道行自是方能得之其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後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也遂與端石並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唐開元中葉氏得其地嘗取石爲硯不見稱於世故無聞焉蘇易簡硯譜云龍尾山石亞于端溪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而石雖出他山實龍尾之肢脉俱得謂之龍尾

自州一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谷林莽盤屈鳥道又三十里自縣三十里過溪大嶺重複九十里並至羅紋山下

自州一百九十里自縣八十里並至濟口入山又七十里至濟源

龍尾山亦名羅紋山下名芙蓉溪石坑最多延蔓百餘里取之不絕

眉子坑在羅紋山之西從溪下至坑十餘丈坑中無土深丈餘闊二三尺許

羅紋裏山在羅紋山後

羅紋舊坑地名寨頭即錢云所訪南唐採石故坑也水紋坑在眉子坑外臨溪至冬水涸方能取之入地丈餘石多金花

水蕨坦坑在羅紋山西北其理若浪

溪頭坑在金星坑之北五里

葉九坑在溪頭之西百里亦有眉子其理麤慢與溪頭坑石相上下

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相去四十五丈

鱸坑在縣西北七十里景祐中曹平爲令後王君玉爲守嘉祐中刁璆爲尉皆取之其石青中綠量

濟源坑在縣之正北三坑相連

碧裏坑在濟山上色理青瑩相去半里有水步石大雨點石十里外有裏山

石青細有金紋花量其狀奇恠不常

洞靈巖在縣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產於巖之左右無定所色擬端溪

麤而燥復多瑕璺

淵石出衢州開化縣界斑若玳瑁然

麻石三尺中隱硯材數寸而已猶玉之在璞也坑往往在溪澗中至冬水涸合三二十人方可興工每打發一坑不三數日必雨雨即坑壠皆堙塞較其工力倍金銀坑中取礦者此其所以貴也往時必先祠以中牢方免諸患大抵攻琢貴精治之不盡工雖有佳石亦常硯而已每得一石以鐵鑿擊之候其聲清圓乃可政治度其所宜然後制樣須令人捧不然內諸稻穀中欲其不實也

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蓋以薄爲利用云

龍尾石多產於水中故極溫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宛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探人日增石亦漸少有得之巖崖中者色白而燥殊不入用

眉子色青或紫短者簇者如臥蠶而犀紋直理長者闊者如虎紋而松紋從理其曰鴈湖攢與對眉子最爲精絕凡九品

鴈湖眉子

對眉子

金星眉子

菉豆眉子

錦蹙眉子

短眉子

長眉子

簇眉子

闊眉子

大抵石頑則光滑而磨墨不快石蠶則粘墨而滲漬難滌唯蠶羅紋理不疎細羅紋石不嫩者爲佳凡十二品

細羅紋

暗細羅紋

松紋羅紋

金星羅紋

刷絲羅紋

倒地羅紋

石心羅紋

卵石羅紋

泥漿羅紋

算子羅紋

蠶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者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唯蔡君謨論得其要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若刷絲松紋角浪皆以其理疏易於磨墨至於金星之類乃其餘事自有優劣獨泥漿一品較之諸石紋理細密富於溫潤但多不甚堅實瓜子羅紋紋若瓜子羅紋然此最佳者也出水波坑中幸而得之不可期或取羅紋側爲之甚能亂真

驢坑石色青綠量今不復出土大夫家間有藏者亦罕見之

棗心青潤可愛中有斑紋中廣上下皆銳形若棗核然雖少疵瑕多失之頑固

唐公硯錄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一硯方四寸許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紋理蓋所謂硯之美者也云得於歙不知出於甚坑今不復有

裏山一種金星而疎慢

水紋金紋凡十種

青斑如舞鶴者

如長壽僊人者

如雙鴛鴦者

如枯槎僊人者

如朝霞雲氣者

如湖中寒鴈者

如雙魚蹲鷗者

如壺瓶者

如臥蠶者

如斗者

硯以瑩淨爲先小有痕線皆不足甚貴石病有十

痕如蚓行迹

雞腳如雞迹麻石黯色

鳥肫有痕如木葉若肉中腔也

浪痕徧纏如布帛紋作淺深墨色

贅子如烏豆隱起礙手開之多成大疊

搭線斜紋若斷裂者

黃爛者土中石皮也

硬線高起隱手雖良工不能礪平也

石上有微塵孔者石之膚也

斷紋兩不相着

硯之形制不一古人有以蚌爲之者取其適用而已舊有古端樣并世傳晉右軍將軍王逸少端樣皆外方內若峻坂然使墨下入水中至寫字時更不費研磨之工今之端樣蓋其遺法也或有爲硯板硯鏡之類微坳其首而已或直用平石一片別以器盛水旋滴入研墨以此知今人不如古人書字之多耳

足甚有石烟有十

五

其草木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其根皆有深色

歎硯說終

辨歙石說

細羅紋 石文如羅縠精細其色青瑩其理緊密堅重瑩淨無瑕璽乃硯之奇材也

蠶羅紋 似細羅紋而文理稍麤

暗細羅紋 羅紋雖細晦而不露紋理隱隱石色微青黑

刷絲羅紋 石紋精細纏密如刷絲然

金花羅紋 細紋地上間以金花亂點大細不常如畫工銷金

金暈羅紋 金暈數重如抹畫者或暈如卵形及杏葉皆重疊數重

金星羅紋 細金點如撒星者有金抹如眉子者有橫抹金紋長短不定者

算條羅紋 比刷絲紋理疎而麤大正如排算子

角浪羅紋 直紋數路如角浪然

瓜子羅紋

此細羅紋尤細
狹如瓜子者

細棗心

無羅紋而石紋
兩頭尖如棗核

麤棗心

較細
而麤

水波

紋理橫細如晴畫微
風清沼漣漪之紋

對眉子

石紋如人畫眉而
細遍地成對者

錦蹙

石暈如畫雲氣間
以金暈如蹙錦然

錦蹙眉子

石紋橫如眉
子間有金暈

羅漢入洞

石中有金暈如雲氣
下有羅漢龕座之形

金星眉子

眉子疎勻而
有金星間之

鱠肚眉子

眉子疎而勻石紋如人字
鱠肚紋間有金暈金星者

鴈攢湖眉子

硯心有紋暈如汪池四外眉子密密如羣鴈飛集之狀

葵豆眉子

石理稍黑微暗而斑內有短密眉子紋

金花眉子

眉子石中有金花金暈者

短眉子

眉子密短而匀

長眉子

眉子長而差大

泥漿

乃細羅紋而尤溫潤下坑石

卵石

雨點石

羅紋上坑石色微黑中坑石色微淡下坑即泥漿石

棗心坑皆乾址故石微燥

水波坑亦是棗心石

祁門縣出細羅紋石酷似泥漿石亦有羅紋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
易乾耳此石甚能亂真人多以爲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也

歙縣出刷絲硯甚好但紋理太分明無羅紋間有白路白點者是

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徹光可以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
滑不肯受墨歛石細者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泓如眉有稜四壁垣削
成類文玉蒼壁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
幸蓄兩研其一正方爲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
十四言常篋櫝藏弆其一橢爲風字鏗然而輕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
稱意便足囊寓五嶺無所買莫府于歛嘗出捐三十錢售眉子石一隨
輒予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入他無在顧盼者
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治歛期年能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
無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旣揭蘇氏文房譜
于四寶堂又別刻研說三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

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按頭研不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忌薏苡嫌乎兄以手推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在承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邁跋

碑爲同里所作其文鏘鏘無復買莫留于外嘗出壁二十卷書留于每一韻十則首常繢跡繡表其一繢爲風字雖然而碑裝數間並且二十卷入幸善湖而其一五丈纖半綵壁正廿臂列卉東壁天主繢軒號接二如鵝文正苦學而厭學空不遺手鉛丹枝事青綠源甚清不以墨障而畫不肯受墨者不賦者則與其子同賦其色時嘗被罰禁中憲委清光以識其微榮特授學本

(B)
908.1
4435
1936
v.3
no.3
0376591

(B)
908.1
4435
1936
v.3
no.3
pt.1